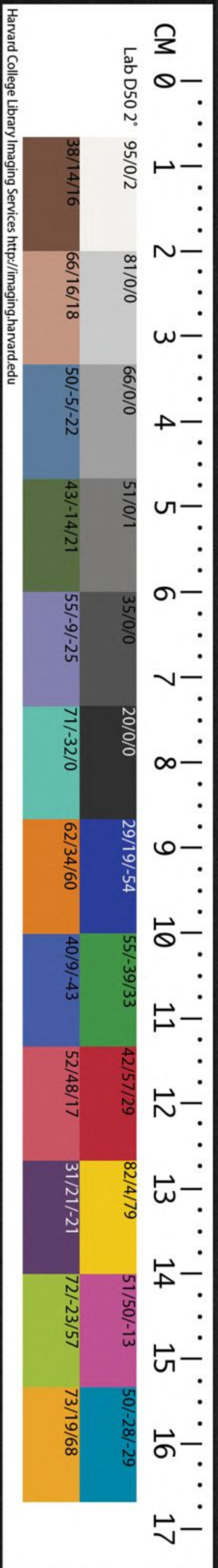


T2511/12736 (56)

56



AT WASHINGTON, D.C.
MAY 19 1964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DEC 3 1963

DEC 3 1962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

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正義曰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趙王

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

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

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

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

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

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

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

正義曰悔不令吕后母之而葬厲王母貞定貞定

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母家

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

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廬上自將

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吕后

孝惠吕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

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

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

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

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

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索隱曰漢書作袁金

朱亥袖四十斤鐵錘也令從者魏敬到之正義曰到古鼎厲王

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

辟陽侯力能得之吕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

子母無罪吕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吕后

王諸吕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

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

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

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

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

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保等七十人與棘蒲侯

柴武太子竒謀以輦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輦音已足反反

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正義曰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

令入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

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

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

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

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

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

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

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

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臣瓚曰奉以二千

石之大夫但張晏曰但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臣瓚曰官為大夫名但者也○索隱曰張晏云大

秩祿大夫但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仕伍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士五開章等七十人

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仕伍者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竒謀反徐廣曰棘蒲侯

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謚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

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殺其兵開章之

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

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

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竒等往捕開章長匿

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竒等往捕開章長匿

不予與故中尉簡已謀殺以閉口索隱曰簡姓也音姦嚴助傳則

作間忌字音亦同。正義曰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口也為棺擲衣衾葬之肥陵

邑正義曰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謾吏曰不知

安在索隱曰謾音慢慢誰也實葬肥陵誰云不知處按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也又佯聚土樹

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

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

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

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

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

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

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巨以不欲受賜不肯見拜

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史卒擊之

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

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

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已擅燔其書不以

聞文頌曰吏詰明召治已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忌簡也

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

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

侯二千石議臣君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

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

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
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
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
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
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徐廣曰嚴道有邛樊九折
嚴道蜀郡縣○索隱曰縣有蠻夷曰道嚴
道有邛來山有郵置故曰嚴道邛郵也遣其子母從
居索隱曰案樂彥云妾
媵之有子者從去也縣為筑木蓋家室比且廩食給
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
下制曰計良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
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曰謂官
事可其制也盡誅所

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
傳是時表盜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
傳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令暴摧折之
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
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
敢發車封漢音義曰檻
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
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汝
公淮南王自謂也吾安能勇吾以驕
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
乃不食死至雍正義曰令岐
州雍縣也雍令發封以死聞上
哭甚悲謂表盜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盜

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

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索隱曰案劉氏云士

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

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

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

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

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

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

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米糞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其衣上

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正義曰帝系云堯黃帝

之內有承黃帝顛頊者而堯舜竄之故放逐骨肉耳四凶

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周

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

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

地徐廣曰景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正義曰謚法

王章之子屬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

復故城陽索隱曰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

執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王子阜陵侯安為淮

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盧江王

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
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
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
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徐廣曰曲城侯姓曲名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
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
江王弗聽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
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
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
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邊
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

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
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
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
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
王霸朝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
帝孫正義曰漢書云武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
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
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
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五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
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

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彗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訶長安徐廣曰訶伺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曰鄧展曰訶捕也孟康曰訶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偵劉氏及包豈並音丑政反服虔云偵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

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

遷取王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

也女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

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祥為怒太子

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

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

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妾致繫人徐廣曰一

擊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為人莫及聞郎

中雷被巧索隱曰案巧者謂善用劍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

誤中太子索隱曰樂彥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徐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太子怒

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

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

以禁後正義曰言屏斥免郎中令不敢效也被遂亡至長安上

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正義曰雷被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河

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曰逮謂追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無遣

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

訊太子索隱曰案樂彥云即就淮南案之不逮詰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

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効不

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

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

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

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

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

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索隱

曰案百官表云安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

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

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

王安擁闕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

市索隱曰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壅渴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岐閣不行也音各詔

弗許公卿請發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

削五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
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
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
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
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
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
言索隱曰如海曰道猶言路由
長安來姚丞云道或作從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
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
與伍被漢書曰伍被楚人或
言其先伍子胥後左吳等案輿地圖蘇林
曰輿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

猶盡載之意○索隱曰志林云
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

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如常

山王

徐廣曰皆
景帝子也

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

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
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
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
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
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
中生荆棘露索沾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
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
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

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
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
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
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
誅願大王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
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
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
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
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疆尸
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

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
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
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言汝秦王之禮薄得觀
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
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
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廣
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駟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

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

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正義曰括地志云亶州在

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

於是百

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
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
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
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
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
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
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
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
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
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

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

王賜號為劉氏祭酒

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

復不朝

王四郡之眾地封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
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之載當中

國數十兩車國富民眾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

室大臣獨竄真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

大梁敗於狐父

徐廣曰在梁陽之間

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

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眾不

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

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

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
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
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
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
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
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
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正於是時所居也
王氣然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
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
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不以為子兄誅也不害有子建材高有

氣常然望太子不省其父

服虔曰不省錄者兄弟數中

又怨時

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
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
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
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止索

日漢書作嚴正

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

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
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
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
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

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
怨淮南厲王殺其大夫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
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
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
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
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
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
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
缺也重裝富貴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
道行南越賓服羗棘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淳如

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榆善名王恢所謂樹榆為塞

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矣

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
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
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
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
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眾皆樂為
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
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
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
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

渡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
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
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
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
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
類徐廣曰一作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
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徐廣
曰一本無此言字駟案張晏曰不成則死且吳何知反
一計耳贊曰或有一言之云以死執之矣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
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塞成臯今我令樓緩漢書直云緩無

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

口正義曰成臯故在河南滎水縣東南二里周被下潁川兵塞環轅伊闕

之道正義曰轅轅故關在河南南緱氏縣南四里陳定發南

陽兵守武關正義曰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闕文河南太守

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

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

通據三川之險正義曰即成臯關也招山東之兵舉事如

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

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

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

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
 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
 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
 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
 之眾錢鑿棘矜也徐廣曰大鑿謂之剗音日五哀反或曰是錢乎○索隱曰劉氏錢音吾裏反鑿
 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
 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
 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正義曰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役之也父不
 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索隱曰音
 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

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
 下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
 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
 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
 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
 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
 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
 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
 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
 任俠及有耐罪以上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罪者故曰耐字與髡髮膚之意蘇林以

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耐赦令除其罪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能任其罪

家屬蜀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曰又偽為左

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諸侯太子幸

臣曹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如此則民怨諸侯

懼即使辯武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隨而說之儻可徵幸

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

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官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

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

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

曰崔浩云一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蘇林

名解牙冠也而西也作罪人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如淳曰發淮南兵

曰一日猶一朝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

卒然無定時也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王

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

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

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漢書音義持

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

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

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

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

城徐廣曰在江夏縣案蘇林曰下雒縣名在江南結九江之浦絕

豫章之口正義曰即彭蠡湖大江者疆怒臨江而守以禁

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正義曰江都揚州也南通

勁越屈疆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

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

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

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

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

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

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

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

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

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

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到不殊晉灼曰不殊不

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

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

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

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

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

八史已錄淮南王傳

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徐廣曰詣都座就丞相共議也。索隱曰案肄習也音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徐廣曰比吏而非真宗室近幸

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削削爵為士

伍母得官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蘇

曰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

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

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

殺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

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

誅廷尉湯曰被首為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

被國除為九江郡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正義曰衡山王后名也生子三人長男

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
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
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
為畔逆反且赤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
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
書事天子王怒死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
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
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
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計為置吏二百石
以上如淳曰若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
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為置之衡山王以此

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
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
豫作計校王后乘舒死立

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

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

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

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

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

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

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

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

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

漢書音義曰傳母屬

王疑太子使人

傷之答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

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

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

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

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

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

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

求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答

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

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

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

子妾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

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

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

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

喜作輜車鏃矢

徐廣曰輜車戰車也音扶萌反○索隱曰救漢書作故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

赫世刻天子爾王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

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

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

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
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
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
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
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
長安上書索隱曰羸音盈人姓名也言孝作輶車鏃矢與王御
者姦欲以敗孝白羸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羸
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上書恐言國陰事
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
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

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
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
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
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
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

子曰勿捕遣中尉安

索隱曰按漢書表司馬安也

大行息

索隱曰案

漢書表

作李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

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
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
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王列傳第五十八
后乘舒及太子爽王告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
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
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
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
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
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
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

淮南多橫 舉事非正 天子寬仁

其過不更 輶車致禍 斗粟成詠

王安好學 女陵作詞 兄弟不和

傾國殞命

淮南王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百一十八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索隱曰謂不法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

正義曰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赭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身貴

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若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楚之處士也虞丘相

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

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

竹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

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而令言之相曰

帝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

乎帝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令令之復矣後五

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令市令來

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

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

好庫車索隱曰庫下也音婢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

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

車索隱曰相門限也音口本反乘車者

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

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親而效之

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林

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皇覽見曰孫

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曰十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立

陂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此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

大澤之水作雲夢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曰按有管晏列傳其國

合著在管晏之下不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執事為相

宜散入循吏之篇索隱曰按鄭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

記異 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

君以子產為相 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期之子

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 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

挈僮子不利半畔二年市不豫賈 索隱曰賈音價謂賤時評其貴賤不豫定

也 三年門不夜關 徐廣曰道不拾遺四年田器

不歸五年士無尺籍 正義曰言士民無一尺方板喪

期不令而治洽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

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皇覽曰子產

鄭城外大家是也○索隱曰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位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

人損其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

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

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

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

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

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菜而

去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

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

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

繫為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
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
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
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
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
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
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
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令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
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

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
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索隱曰言能聽察微理以
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故使為理令過聽殺
日服念五六日至于一旬時是也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
民號泣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
死楚昭各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

奉職循理 為政之先 恤人體國
良史述焉 叔孫鄭產 自昔稱賢

拔葵一利 赦父非僭 李離伏劍
為法而然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三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

文頴曰六國時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

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索隱曰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

已後莊皆云嚴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

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

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

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入失火屋比

延燒索隱曰比音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

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

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
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
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
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
擇丞史而任之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
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摠言丞史或或以
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
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主具大指而已不
苛小黷多病卧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
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
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
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

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
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
盎之為人也應劭曰傅柏梁人為孝王將素仇
直○索隱曰傅音付人姓柏名善灌夫
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曰一云名棄疾○
索隱曰漢書見名棄疾亦以數
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
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
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
云張晏曰所言之
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
公卿比目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

也索隱曰驚愚也音陟降反羣臣或數黷黷曰天子置公卿輔

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

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黷多病病且滿三月

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

居官不視事○索隱曰數音所角反終不愈官取後病莊助為請告廣

曰最一作其也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

無以踰人索隱曰踰音便索漢書作踰踰猶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城

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

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音側謂牀邊踞牀視之一云

廁也廁牀邊側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曰凡上不

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衛武帳置

兵闌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所以示威也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

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吏更定

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位正婦

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

安國富民使囚圜空虛二者無一焉非此百就行

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如淳曰紛

亂也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

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工入下謂

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志不隱曰音而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曰讞音魚列反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索隱曰音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

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伉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

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
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
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
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
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
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
馬索隱曰一貫音時夜反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
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
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
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

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

人

類請間見高門

如淳曰按三輔黃圖云未火宮中有高門殿

曰夫匈奴攻

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

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

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

以訕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

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

奉云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

爲罪陳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關安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哭出關雖於京師

市買其法一也臣竊曰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

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菴業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若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符五年行五銖錢民多次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乃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

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即

今也細明今日後即乃曰君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

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

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

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

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

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

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

早三日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

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

與百心言抵息罪令黜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

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貞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鼎五年

卒必上以黜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

諸侯以相黜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黜為太子洗

馬六女文深巧善官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

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

索隱曰案漢書作段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信后兄王信信任宏宏亦再

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黜出其下

鄭富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曰晉義曰富時父嘗

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蜀漢高祖令諸故項籍

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

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

張羽於厄服虔曰梁孝王之弟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

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

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臣瓚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索隱曰置即驛馬謂於置者馬也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日常

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

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

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

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

為詹事遷為大農人莊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
 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
 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魄遺人
 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也索隱曰算
 謂竹器以言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哭器良每
 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
 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
 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
 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
 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
 謂莊嚴也上
 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

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
 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

賓客為大農就人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就
 人就人蓋與生財利如今方宜矣

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任就也臣瓚曰任
 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曰就音郎就反幸較音姑角謂當
 時作大農任賓客就人取庸直也或者買物以應官取庸故
 下云多逋負也幸較字亦作酷推准者獨也言國家獨推酷
 也此云幸較亦謂令賓客
 任人專其利故云幸較也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

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

如淳曰丞
 相長也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

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

中廢家貧賓客益落落索隱曰落落零
 落落猶散也及居郡卒後

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
七人焉

太中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

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

徐廣曰邳一作邳○索隱曰邳

音王縣名屬京兆

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

設少崔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
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
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卽理
天子伏焉積薪卽歎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

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愧旃

及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百二十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百二十一

正義曰姚承云儒謂博士為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

索隱曰案謂學者者課功令者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至於

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

周室衰而闕雅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

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

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

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正義曰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

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

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

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

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國莫

能用謂周鄭齊宋諸國亦無七十餘君也
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
曰苟有用我者期

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

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

焉徐廣曰錄一作繆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

大者為師傅卿相索隱曰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寧子亦仕齊為卿

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

路居衛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正義曰今陳州澹

臺子羽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臺子夏居西河

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

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

不廢也於威宣之際立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

之業而潤色之以學而總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

焚詩書坑術士正義曰漢云今新豐縣温湯之處號愍儒鄉温湯西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之西

岸有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

後七百餘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温處瓜實成詔博士

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

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

之以士皆壓終乃無聲也

王也而魯曾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

孔甲為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

涉起匹夫驅在合適心音丁革反旬月以王楚
不滿半歲竟滅亡其屯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
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
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
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
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
在陳曰歸與歸與吾當云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
其天性也故漢興然俗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
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

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

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曰顏云陳豨盧縮韓

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

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曰言孝文稍

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

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

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蜀明儒學

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

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

曰鄭氏音於齊則轅固生正義曰由轅姓培固於燕

晉來反

則韓太傅索隱曰韓嬰也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曰謝承云

曰按張華云名勝言禮自魯高堂生秦氏季代有魯

紀年云字子賤言易自菑川

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索隱曰母音無胡

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

相繼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

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徐廣曰三公自

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

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正義曰自

奏請之辭此記下皆弘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

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

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

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

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漢書

百官表博士平等議曰聞二代之道鄉里有教夏

曰校正義曰校教也殷曰序正義曰序舒周曰庠正義

曰庠詳也言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

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

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八人倫勸學

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

教未洽不備其禮遂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
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
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
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
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音時兩反屬音燭屬委也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
守相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索隱曰計計吏也借俱也謂令
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
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甘平高第可以為郎
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
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

稱者皇訓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

古今之義義文音爾雅訓辭深厚索隱曰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

也也恩施甚美小吏咸聞不能究官無以明布諭

下治禮次治掌故以休廣曰一云次以文學禮義為

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

石通一藝以上補左正義曰補左右內史後改為左馮翊右扶風右內史

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

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

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東甲科

皆秩比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備員請著功

令佗如律令制曰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

見高祖于魯南宮索隱曰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

曰括地志云泮宮在公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鄭云泮之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泮呂太

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

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巴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

其太子戊徐廣曰述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

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

楚王胥靡申公徐廣曰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

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

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

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索隱曰

不作詩傳但教後有疑則闕目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

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廼上書宿衛上

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

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

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

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

從徐廣曰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

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太常魯邸議明堂事太皇靈賈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傅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索隱曰繆音三被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徐偃為膠

生忠忠生武安國安國為博士臨淮太守

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

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傅

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

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

沙內史

索隱曰繆音三被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

徐偃為膠

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已

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已

為膠東內

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

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

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

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

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

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

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

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

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成故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實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曰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太后怒曰安得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太后怒曰安得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

司空城旦書乎

徐廣曰司空王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

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徐廣曰哀王東也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菑川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

之弟子也

韓生者

漢書曰各嬰

燕人也

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

時為常山王太傅

徐廣曰憲王舜也

韓生推詩之意而為

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

也淮南貢生受之

索隱曰音音肥

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

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

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

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

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

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

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

生壁藏之其後立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

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

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

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漢書曰字和伯上乘

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

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

用常為弟子都養

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灼意為養案有斷

養卒廩掌馬養造食也

及時時問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

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

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

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
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
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
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
夫徐廣曰元狩九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
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
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
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
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
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

書滋多於是矣

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曰云舊書著於

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河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雖古象
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
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
去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

堂生最取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

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

之而魯徐生善為容

索隱曰漢書作頌亦音容也

孝文帝時徐生

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

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

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

戶滿意

索隱曰公戶姓滿意名也

桓生單次

索隱曰單音善單姓

名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

徐廣曰以禮屬山陽

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

魯商瞿受易孔子

索隱曰案商姓瞿名字子木瞿音幼

孔子卒商瞿

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

索隱曰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

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

子乘子乘授何六代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馯臂子弘弘傳

江東人矯子庸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

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馯音塞庇音必利反庇

音白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

留川人楊何索隱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留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

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

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

衡胡

徐廣曰莒一作呂

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

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

帷講誦弟子傳以父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

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

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

索隱曰案仲舒事易王王武帝兄以春秋灾異之變推陰陽所以

錯行故永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

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灾

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灾主父偃疾之取其書

奏之天子

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曰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而未

奏上父優

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

子呂步舒

徐廣曰一作亦音舒

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

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

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

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

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

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

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

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

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

羊氏也

胡毋生

漢書曰字子都

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

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

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

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

川般忠

徐廣曰般一作段又作瑕也

温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

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

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

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

孔氏之衰

經書音緒亂

言諸六學

始自炎漢

著令立官

四方扼腕

曲臺壞壁

書禮之冠

傳易言詩

雲蒸霧散

興化致理

鴻猷克贊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一百二十一

